

用音樂去感嘆歷史

黃大煒寫在音樂裡的甲午

2014年，在台灣音樂人黃大煒的《甲午》專輯中，甲午戰爭的硝煙飄過兩個甲子。全長20分鐘的音樂演繹一氣呵成，編曲採用380幾軌的多軌錄音，8台計算機過帶，聽起來如臨兵戈之間，聲樂部分更是中華男兒對甲午歷史的泣血之音。

黃大煒2014年新《甲午》將03版的《甲午三部曲》加了新元素重新製作包裝，對於一個被定位在流行歌手的音樂人來說，確實是出格得可以，有人問他做這張專輯的目的，他很純真地笑笑說：「我只是想用這個表達一份心意，有個愛祖國的感情在裡面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攝：莫雪芝



黃大煒全心投入音樂事業至今20餘年，從未貪求名利，早已得到所有歌迷支持者之尊崇。今年適逢甲午戰爭120周年，不惜工本，呈獻1894張有編號限量的黑膠唱片（珍藏版）和CD光碟（試聽版）的《甲午1894》2014年新紀念版本唱片，更見赤子之心。與《秋天1944》相同的合作夥伴，除了郭巍這個音樂鬼才之外，還有中文詞創作人林利南。

做人要有骨氣 要愛國

黃大煒是抗日英雄將領張學良將軍的外孫孫，香港出生，在夏威夷求學長大。黃大煒兒時就曾到台灣，見到大公公張學良，因為黃大煒是個左撇子，所以他總是坐在張學良的左邊，「大公公總是用左邊的大手掌很猛力地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說：『大煒啊，錢沒什麼用，做人要有骨氣，要愛國！』」或許這就是叫作「家學」，釀造出了黃大煒不同音樂人生的契機。

今次嘗試將中國近代史融入音樂，回眸甲午戰爭，並用音樂去感嘆，他坦言這段音樂裡並無什麼高深的大歷史觀，只是對這段歷史直覺式的莫名感動。黃大煒對於中國歷史可說不甚知曉，在2003年的《甲午三部曲》發行前，華語唱片市場一直都在做西方流行音樂，但他在觸碰到這段歷史的一瞬間，便旋即起了將史入樂的意念。「我們不應忘記以前的東西，如果忘記歷史，就會很難再往前走」，在《甲午1894》和音樂夥伴郭巍的編曲器樂裡仿若可以聽到金戈鐵馬戰鼓擂擂，林利南先生的歌詞中有「魂歸兮，壯士這一去，為祖國捐軀不復還」，但黃大煒要講述的卻非戰爭，而是呼籲和平與包容的大國心態。

「我小時候在夏威夷，從來都是黃種人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原住民等混在一起玩，沒有什麼種族歧視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。如果大家可以多點包容，世界就會多點和平。」

黃大煒說，用語言去形容音樂肯定是很難，用音樂去講述歷史也不易，特別的是把語言和音樂加起來去表現歷史，居然能夠成就這個超越自己想像和引以為傲的作品。我希望有深刻意義的作品出現，所以更努力專注做一些真心誠意的音樂。

「例如今年初的台東公益音樂之旅，在台東認識原住民民教父胡德夫，史無前例的在三天內創作了新作品《Waiting》，我製作編錄，胡德夫演唱，獻給台東這塊淨土，也為全世界之原住民發聲，為求保有原住民之特有少數民族藝術文化。目前已完成英文版本，中文版本歌詞正在收錄中。」

多年來人們對黃大煒的關注是在流行樂，而一直致力於原創音樂的黃大煒，其實是挑戰未知。「在音樂的形式和文化含義中把中國的過去和當下連接，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做到。」黃大煒的孜孜追求，是希望在音樂裡，人們能聽到自己民族、國家的過去、現在和未來。

九年的構思 兩年辛苦創作

於2013年11月首次嘗試App 發行「Audio Name Card」有聲名片，對

於黃大煒來說雖是初體驗，卻是樂趣無窮，「別人買房換車，而我喜歡做音樂。」

2003年鑲嵌在《Time》專輯中的《甲午三部曲》，完成之後台灣媒體將這張唱片稱為「石破天驚」，但發片之前並不順利，「那時幾乎是要逼迫唱片公司才終於把《甲午三部曲》放進專輯。」11年之後此次將之重新洗牌包裝製作，「再來過」的物質精神成本仍然不小，產品又非牟利，只因他覺得「甲午1894」深具歷史意義，中國人的音樂世界，值得擁有一個這樣的《甲午1894》，「身為炎黃子孫，可以用音樂紀錄歷史，是驕傲，是無價。」

「2003年時，因為郭巍，讓我對這段歷史真的很有感覺，也因這位一生難求的音樂夥伴，就有了《甲午戰爭三部曲》」，前奏序曲是三分多鐘的純音樂，整體的20多分鐘裡，不僅在音樂的格式上打破華語流行樂壇紀錄，編製上也是煞費苦心，西洋百人交響樂團、中國的民樂以及現代工業噪音音群揉搓在其中，如此龐大的陣勢，真的像是一場東與西的器樂對決，而這張專輯的整個創作過程中，包含了九年的構思以及兩年的辛苦創作，更是動用了380幾軌的製作，而當年樂壇的錄製一首普通流行歌曲，平均只需二三十多軌的製作。「我們幾乎是重新翻蓋了整個錄音室和電腦區，因為當時全世界沒有任何現成的設施可以提供380幾軌的混音」，所以，我們今日聽到120歲的甲午戰爭，其中歷史慘烈教訓的深刻感受，所有呈現的音樂質感，絲毫畢現。

將古典小提琴扭結到搖滾裡

「能回到過去，才能走得更前」，此言不單單體現在《甲午》的語境裡，更是作為音樂人的黃大煒，在音樂創作中的一條探索路徑：回去——前進。寫歌的時候，黃大煒常常會花很多時間去了解樂器，「我不會很簡單的就把某件樂器丟在裡面，最討厭音樂裡突然出現一個高音，接下來一段RNB那樣的亂擺亂放。所以正在嘗試加入古典器樂的時候，就一直在想有哪樂器可以和我玩的樂器match。」

「於2008北京奧運開幕式遇上著名小提琴家呂思清，在聊天時他才知道我是流行音樂人，在我眼中及我所聽到和感受的他，是獨一無二的。我一直不敢寫東西給大師，後來他聽了2003年的那段《甲午》音樂很驚訝，呂思清一直想作新嘗試，結果我們決定，合作希望共同擦出的火花能跨越新領域，讓我們華人音樂藝術走上國際平台。」黃大煒希望將古典小提琴和現代樂器扭結在搖滾裡，大玩cross over看能撞出甚麼火花。

黃大煒出道的22年裡，也只發行了6張中英專輯，只為保障對音樂的誠意和質感，為他贏得了口碑、地位、金曲獎和源源不斷的邀約。至



■黃大煒與母親張閭衛融洽交談。

今不願簽約任何唱片公司的原因是：希望能夠不需交代，不需配合市場，不需為利益妥協的自由自在創作音樂。

「音樂的意義比其他更重要，音樂是沒有辦法解釋的感動，而這種無法解釋的部分才是音樂真正漂亮的部分。」黃大煒說做任何藝術最重要的，就是可否回到一顆很單純天真的心。「有了靈感自然創作才是藝術，有動機去刻意編造的音樂不可能感動人。動機這個東西是其次的。但一個所謂『職業化』的音樂人可以不用這些，他可以像工廠生產東西一樣，達到『我明天幾點鐘要做完』的狀態，那是professional，不是artist。」在黃大煒心裡，藝術和商業始終像天秤的兩端，任何一方分量稍稍加一點，就改變了創作的性質與初衷。

醞釀與曼玉共同創作音樂

如今黃大煒去到任何一個城市會多停留一兩天，去感受多一點東西啟發自己。「做新的《甲午三部曲》的時候，是想突破自己，做從未做過的。以後的方向是回到簡單，將會專注在歌詞和音樂本質的核心，所有加上上去的手法只是用來擁抱這個核心，及用音樂去表達自己想傳承的涵義。」

「我給自己的最基本要求和標準，如果新作品過不了自己那一關，無法說服自己，就絕對不會發表。」黃大煒自言他常常是在非常自我地創作音樂，自己是自己最大的評委。「作為一個原創音樂人本來就是要創造，我希望自己是領先的那個。」當然很多時候領先的人會被「犧牲」，但是黃大煒不在乎，他說有失敗，才感受到成功。

黃大煒不像別人侃侃而談自己的人生規劃，因為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，反而陶醉在單純、真實的過程中，才有驚喜不斷！

「就像記者朋友多次問我是否與張曼玉合作，我只能說雙方還在努力中，我們沒有壓力，沒有期限，而且是共同創作，我自認非專業人士，因沒學過音樂也不識樂譜，有時連Key都搞不清楚，然而這也是今天成就黃大煒的因素，因為我用真心，用耳朵傾聽，這就夠了，就像張曼玉也許不適合表演別人的歌曲，她需要的是真正屬於她的原創音樂，而我們都在繼續感受當中，相信好作品自然會出現！」



■《甲午1894》2014珍藏版與CD版封面。

名將之後張閭衛

懷德謙恭

文：焯玲

出於女性愛看對帥哥的天性，出於對英雄的崇拜，從讀書時已對「西安事變」的主角，抗日將領少帥張學良帶有一份敬佩，歷史偉人對我們來講往往是有種感覺既熟悉又遙遠，倒沒想過會有機會見到北洋軍奉系首領張作霖家族成員，張學良五弟張學森之長女張閭衛，三女張閭芝，有一份莫名的興奮，張閭衛被爸爸張學森委派，長期在大伯張學良身邊照顧他。好像突然與歷史偉人親近了。而在這些將門之後身上看到她們的懷德謙恭的高尚人格和真誠愛國、愛港的情操。

採訪：焯玲

張閭衛女士優雅中蘊藏着威嚴的氣質，張閭芝女士的豪爽性格溢於言表，讓人覺得不愧為將門之後。首度見面當日正是「反佔中」簽名活動正盛，親眼目睹張閭衛、張閭芝親自呼籲家族人員簽名，酒樓員工簽名支持，告訴筆者身邊朋友全都簽名了。還說：「立法會區議會選舉，我都幫手拉票的。中國人最大缺點不團結，所以我喜歡把人團結起來！」毫不掩飾愛國、愛港立場和情操。她們真的比許許多多的土生土長港人都愛國，愛香港，讓人很感動！

這家族甚低調，不是太多市民知他們現居香港，不知道張閭衛現為全國政協香港委員，在香港經商。張閭芝也住在香港，熱心於「育苗行動」組織香港不同機構人士探訪國內中、小學生，發動有心人士捐助內地貧窮學生升學。而著名華人作曲家、歌手黃大煒（David Wong）是張閭衛的兒子，不少人當黃大煒是台灣流行歌手，其實是地道的香港仔，生於香港，自小移民美國夏威夷，美國夏威夷大學酒店管理系畢業，後來被台灣的音樂製作人李壽全發掘，在台灣成

名，一首《你把我灌醉》紅遍華人世界，給人錯覺是台灣歌手。

身為將門之後，黃大煒沒有將祖父輩掛在嘴邊，與現代的官二代的高張氣焰比更顯有修養。張家對孩子家教很嚴，「老人家偉大，我不會利用他們，我用自己的能力爭取屬於自己的榮譽，自然也希望我的小孩都不用靠這些。」

天下父母都遇到相同的問題——希望兒子做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專業，名門望族都不能例外。

「有段時間我與黃大煒沒法溝通，因為他讀酒店管理，他爸爸想他接班，他卻去搞音樂，如何解開這個結？「因為他的堅持，看到他為音樂不怕吃苦，慢慢都開始了解、接受。其實我年輕時也喜歡音樂，但沒有他那麼有勇氣！」看到張閭衛笑着說這番話，就如母子早已相處融洽。

作為歷史偉人的後代，張閭衛坦言既是榮幸又是負



■張閭衛和大伯張學良在美國家中。

擔，許多時做人做事要特別小心，約束自己，有些事有可為，有可不為，有些事如果不是這個家族成員，我做生意可能更放膽做。凡事都有好有壞。

張閭衛當了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多年，幹實事，講真話是她要堅持的原則，有時真話可能有人聽了不順耳，她仍是忠於自己的性格。她認為近年的政協與早年的政協品質方面比較，有退步現象，太重「財氣」。

「無論如何，最重要知自己是做個正當人！做人要有格調，最看不過眼是現時許多人沒格，自私自利兼自大。」張閭衛說。

「現在社會上出現搞亂國家、搞亂香港的人，是教育出了問題，年輕一代不讀歷史，不知國家不強大在外國會受欺負，不知戰爭帶來的苦難，不懂珍惜和平盛世；道德教育缺失，做人講求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尊師重道的中國的優良傳統消失了，忘本，不懂感恩。道德教育保留得最好是台灣，內地、香港都不行，新一代香港人太舒服了，沒有挨苦，看看目前的中東國家戰火連年，人民多悲慘。我小時候曾逃難，在美國讀書是半工讀的，一周打三日



■張閭芳、張閭衛、張閭芝和大伯張學良、大媽合影。

母整天往錢奔，花錢又財大氣粗，後代看到自然有樣學樣跟隨。」曾有一次經歷讓她很氣憤的，「某一天我與朋友在一間高級餐廳飲茶聊天，有兩個講廣東話的港人竟然要求換位，理由是不想坐近國語人，歧視自己中國人？真想上前教訓他們，叫他們照下鏡看自己是否也是黃皮膚中國人？他們又知不知我也是有香港身份證的，是講廣東話不正的老移民。」

「我天津出生，在台灣長大和在美國讀書生活一段時間，再搬到香港，香港是我住得最長時間的地方，但始終有種何處我家的漂泊感。我開始想或許有朝一天回台灣住也不一定。」說來帶點唏噓。

是對香港社會失望？還是對香港人的失望？不好意思追問，只希望未來的香港改變回可愛，留住一批有心人。

圖片來源：《溫泉幽禁歲月1946—1960，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》